

玉 佩 與 剛 卯

勞 榦

- (一) 玉與佩玉
- (二) 從佩玉轉變爲剛卯
- (三) 剛卯的形質
- (四) 剛卯的文字

一、玉 與 佩 玉

中國古代的人對於玉是非常重視的。重視玉的原因，當然因爲玉是希有的寶物，此外還含着有一種信念，認爲玉具有神秘的力量，可以發生某一些作用。因此玉除了市場上的高貴價值以外，還含有宗教上以及禁忌上的成分。圭璧一類的玉器，普通是對神用來祭祀，對人表示身份以及作爲貴重的禮品，至於玉佩的用處，就更爲廣泛，因爲可以適用於各階級的私人。

禮記玉藻：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以玉比德焉。

這是說玉佩與禮貌上的關係。又禮記玉藻：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玼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鄭玄注：『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玉相承受者也，象有文現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在這一段所見到的，是(1)佩玉是用組綬來穿上再佩帶的，(2)佩玉有一定的等級，不過再特定等級所佩之外，也可以隨個人自行佩帶。

玉佩所包含的種類較為複雜，玉佩是許多件數合成的，每一個件數就有它的名稱。如珩、璜、瑀、衝牙之類。詩經鄭風鷄鳴：『雜佩以贈之』的毛傳：

雜佩者，珩、璜、瑀、衝牙之類。——陸德明釋文：『珩者衡上玉也，衡昌容反，狀如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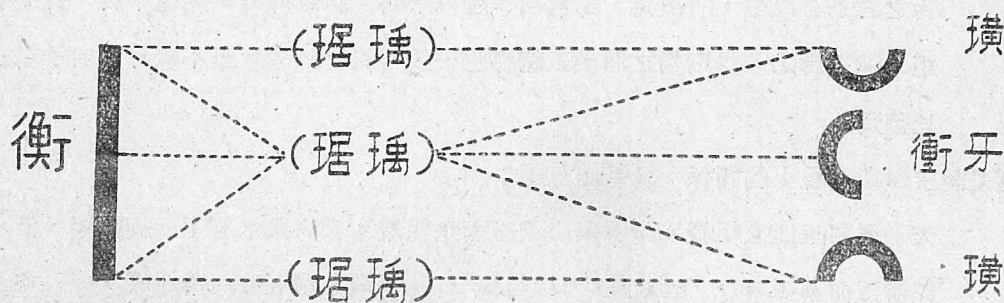
這一些雜佩，據周禮二天官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鄭玄注：

佩玉，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紃』，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衝當作衡，韋昭國語晉語注引作珩，珩即衡，可證），下有雙璜，衝牙蟬珠，以納其間。』——賈公彥疏：『引詩傳云，謂是韓詩。佩玉上有葱衡者，衡橫也，謂葱玉為橫梁，下有雙璜。衝牙者，謂以組懸於衡之間，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之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後觸璜，故曰衝牙。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衝牙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琚瑀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蟬珠以納其間，蟬捧也，珠出於捧，故言蟬珠。納於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蟬珠於其間。故云以納其間。』

這一段應當照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珩』字下的解釋，較為清楚，即：

珩者，佩着橫玉，所以繫組，組有三，中組之末，其玉曰衝牙，左右組之末，其玉曰璜，而蟬珠琚瑀則貫於珩之下，雙璜與衝牙之上。

故其配列，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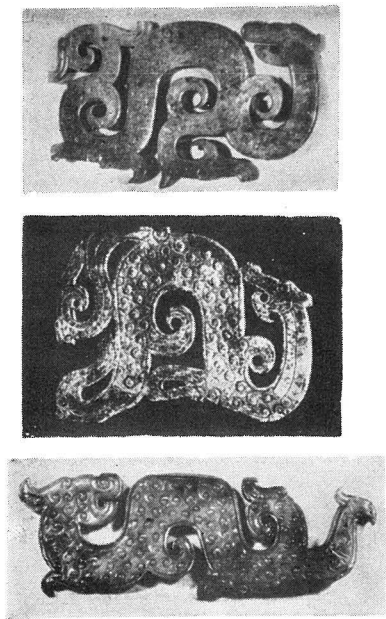
聶崇義三禮圖八，所繪佩玉之形製，與此略同。又三禮圖引舊圖云：『佩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二寸，衝牙長三寸。』所以佩玉之中，以珩為最大，其次為衝牙，再次為璜，至於琚瑀，就更小了。

因為玉佩中以珩為最大，所以現在所稱的古玉中『玉佩』，都指珩而言。段玉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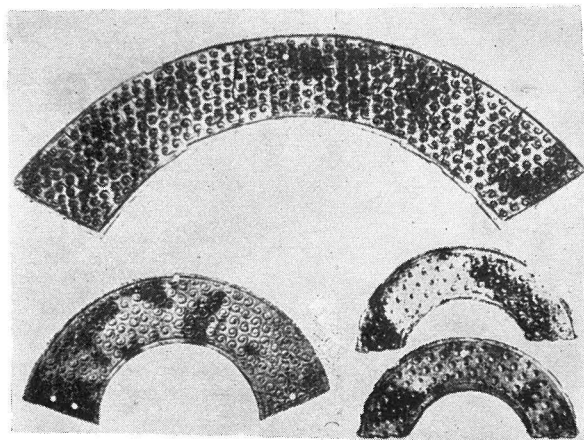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注（第一篇上）珩字注：

詩……韓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按衡即珩字，晉語：『白玉之珩六雙』，注『珩佩上飾，楚語，「楚之白珩」，注，珩，佩上之橫者。』玉藻：『一命再命幽衡，三命蔥衡』，注：『衡，佩上之衡也，其制珩上橫爲組三，繫於珩，繫於中組者曰衝牙，繫於左右者曰璜，皆以玉，似半璧而小，亦謂之牙，繫於中者，觸牙而成聲，故曰衝牙。蠙珠瑯瑀貫於珩之下，璜衝牙之上。故毛詩大戴皆曰『以納其間』。云佩上玉者，謂此乃玉佩最上之玉也。統言之，曰佩玉，析言之，則珩居首，以玉爲之。依玉藻所言，則當天子白玉珩，公侯山元（玄）玉珩，大夫水蒼玉珩，所謂三命蔥珩，士璫玼則以石。月令春蒼玉，夏赤玉，秋白玉，冬元（玄）玉，注，凡服玉，謂冠飾及所佩之珩璜，則又隨時異色矣。

他的意見是（一）玉佩以珩爲主，（二）階級不同的佩玉，以珩爲代表。但他已經發現了禮記玉藻和禮記月令兩篇對於玉的配列，互相矛盾，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古人對於佩玉的規定，也不是那樣的嚴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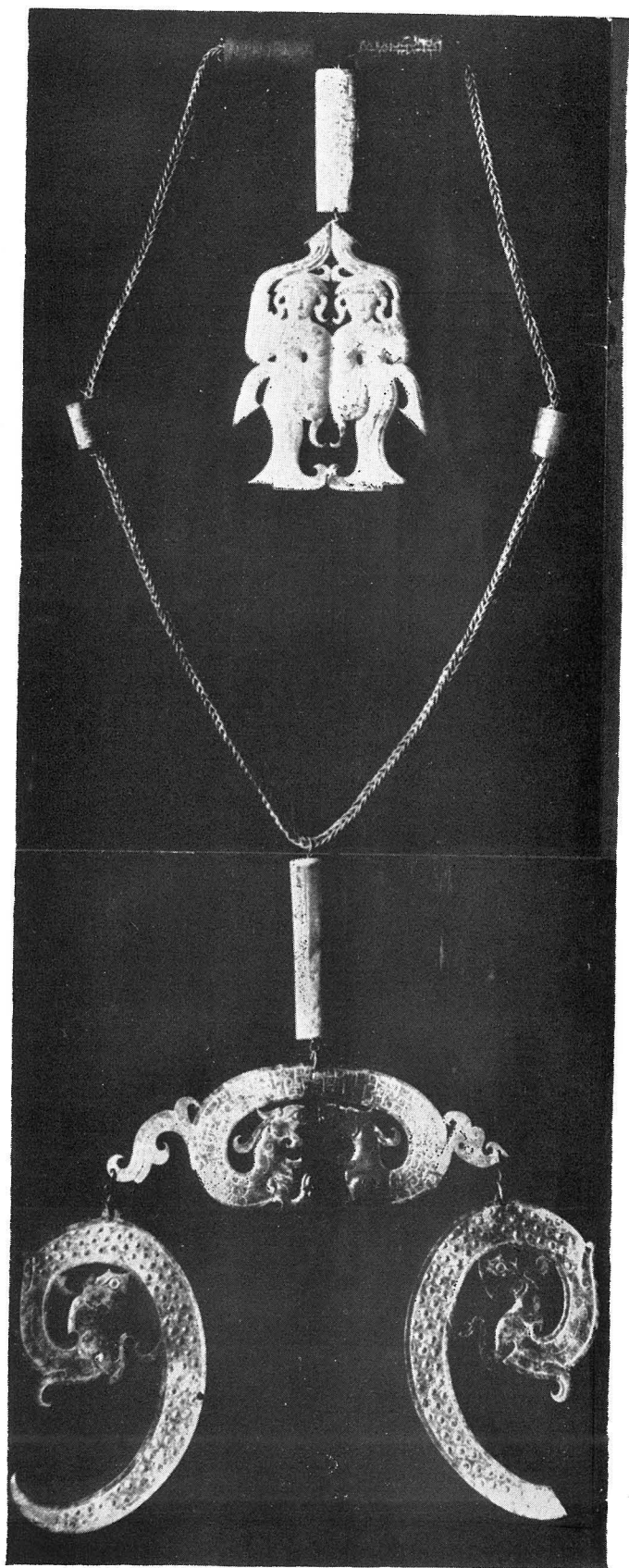
佩玉的衡（採自梅原末治：支那古玉圖錄）



佩玉的璜及衝牙（採自梅原末治：支那古玉圖錄）

華盛頓佛里耳博物院所藏的玉佩
(采自梅原末治支那古玉圖錄)

此玉佩因為裝飾的目的，已經把舊有制度略有些改變，例如『珩』是雕成雙人形，『璜』為雙頭龍形，『衝牙』為龍形，『琕琕』均為通心圓柱形。但其中各部的關係，還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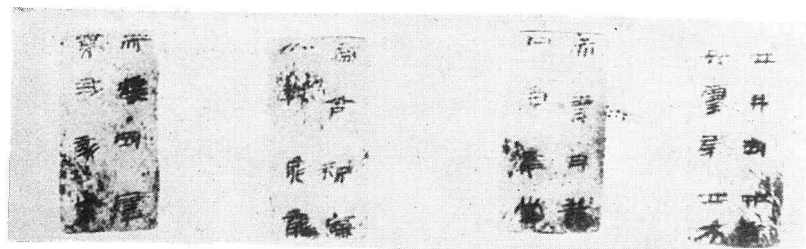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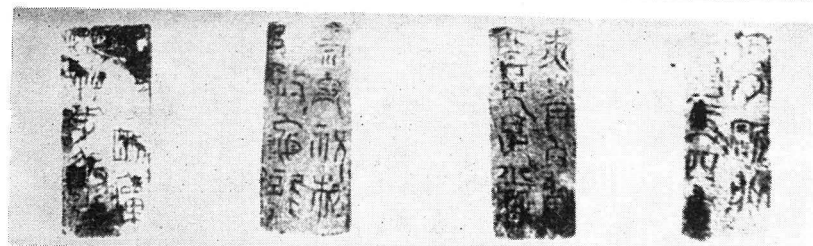
諸侯朝服（采自三禮圖）示佩玉之位置



韍（采自三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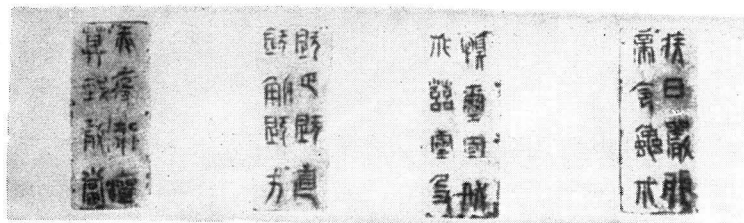


剛卯（一）



剛卯（二）

首句省去『既央』二字



剛卯（三）

以上采自黃伯川古玉圖錄初集

二、從佩玉轉變爲剛卯

佩玉的玉質是不會那樣嚴格來代表階級的，同樣佩玉的形式，也不是那樣固定。玉藻所說『孔子佩象環五寸』當然指佩上的珩部而言，但既不是玉，也和標準橫形的珩不同，正可證明佩玉的形製，並不如何固定。玉佩各部的出土，已經很不少了。只是組綬用絲製成，皆已朽腐，看不出來各部聯結的關係。只有美國 Washington D. C. 的 Freer Gallery（華盛頓城佛里耳博物館）藏著一個玉佩，據說是在洛陽金村發現的，其製造時代當爲戰國中期或晚期。其形製爲玉佩而用金爲組綬，所以毫無損傷，使人看出各部相互的關係。其珩部是做成雙人形，衝牙和璜也加上了裝飾，琚瑀部分不用蠟珠，而用長條形的玉，用金鍊從中心穿過。這件佩玉給人許多珍貴的啓示。

假如將珩，衝牙及璜去掉，只留下了長條形的琚瑀一對，便成功了一對剛卯。這正和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相符合（後漢書卷三十），輿服說：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注，徐廣曰韍如巾，蔽膝），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惠棟補注曰，……爾雅曰綬綬也，郭璞云，卽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綬），以爲章表。故詩曰韎韐佩璲，此之謂也。

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卯（原誤作印，今從瞿中溶奕載堂古玉圖錄意見校正），佩刀之飾。

又輿服志說：

佩雙卯（原誤作印，今從瞿氏校改），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闌蕤，諸侯王以下以絲，赤絲蕤。縢絲各如其卯（原誤印）質。

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瘡，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

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羶，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再據本節的劉昭注文：

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按見漢書十九王莽傳，『正月剛卯之利，皆不得行』下的顏師古注）。惠棟集解曰：決，一作央。說文『𡗗改，大剛卯以逐鬼魅也』。左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剛卯以卯日作，故曰疾日。『慎爾周伏』漢書注作『順爾周伏』黃山曰：『前書王莽傳注，服虔說，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晉灼說「長一寸，廣五分，四方」，均與志異』。卯得名印者，據漢舊儀，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是佩印本秦俗之舊，不能驟革，故漢因而襲卯，其分寸固亦難畫一，志所言持後漢官學定制耳。

在這裏有幾個問題需要討論的，第一，是『卯』字與『印』字的是非問題。印字和卯字的字形相似，這兩個字本來字形容易相混，再加上在續漢書與服志中的部位，雙卯的後面就接着佩印的綬，地位也容易相混，因此抄字時就十分容易被抄寫的書手誤爲印字。這裏的錯誤，惠棟尙未發現，直到瞿中溶才發現出來。不過既經指出，那就印字應作卯字是顯而易見，不成多少問題的。因爲（甲）續漢志所稱剛卯凡六十六字，照地下發現的剛卯來看，應當屬於兩個剛卯一個是三十四字，一個是三十二字，正合於雙卯之數。（乙）秦漢的人都佩有私印，這是不錯的，不過私印只有一印，不是雙印，若再加上雙卯，就成了三件，不是雙數。（丙）雙卯的『蕤』和與服志後面所說的『綬』，形製全不相同，顯然是兩件事，綬既屬於印，那就『蕤』不應當再屬於印。——所以『雙卯』的『卯』字，在與服志誤抄作印，是不成問題的。

當然，其中還有若干變化，而卯和綬也自有其相互的關係。當佩玉時期，玉佩附於韍上，而韍自有韋帶，韋帶係腰，而另外還有一個『大帶』係腰。到了玉佩和韍並廢，只留下兩個用蕤的剛卯，繫在係腰之綬上，而綬之形制部位又應爲大帶於轉變。所以蕤和綬雖不同爲一物，還是互相連結的。

水經注江水注云：

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女與神爲婚，經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旁，有聞，冰還，流汗，謂官

屬曰：『吾闔大亟，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按此事亦見於應劭風俗通）。

漢制二千石青綬（見續漢書輿服志），漢制本承秦制，太守可能在秦代也不是白綬。不過繫綬於腰，在酈道元時代，一般人是知道的，酈氏根據通俗傳說，縱令綬色未必切合，至於綬的部位，不會與實際不符。漢制官服不再談到大帶，則綬為大帶的轉化，大致應當不差的。所以卯與印雖非一物，但卯與印均佩帶於腰際，是彼此有關的。

第二，佩玉轉化為剛卯，在輿服志中已有明文。至於佩玉的那一部分轉為剛卯，還得加以分析。現在要討論這個問題，應當根據實物才可以。關於剛卯的形製，是通心穿的柱狀飾物，這一點和玉佩上的珩，衝牙，璜都不相類。只有琚瑀一類的珠子，是通心穿孔。但是琚瑀應當還是圓珠子。到了戰國時期的玉佩（如同 Freer Gallery 所藏的）琚瑀部分，成為通心穿的柱形，這就正和剛卯的形製相符合了。不過兩卯相當，同為下垂飾物，還是璜的地位，這就是由柱形的琚瑀來代替璜，其間還有一層轉變。再從無字的柱狀飾物刻上了字，其間更多一層轉變。倘若不是有佩玉轉為剛卯的舊說，就使人不敢隨便牽附了。

三、剛卯的形質

依照續漢輿服志，剛卯有玉，犀，象牙等材料，都是屬於比較貴重的物品。宋代馬永卿懶真子說：『于士人王君愷家，見一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隸非篆，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曰，前漢剛卯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這就是屬於玉類。清瞿中溶古玉圖錄中，曾著錄一器，又稱曾見三器，皆為玉質，吳大澂古玉圖錄中著錄三器，亦皆是玉質。黃伯川尊古齋古玉圖錄中，曾著錄八器亦均是玉質。

但是剛卯亦可以用木質的，漢書王莽傳說（漢書九十九）：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立王。夫劉之為字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令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佩，莫以為佩，刀錢莫以為利。

注引服虔曰：

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金，或用玉，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

又注引晉灼曰：

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縱穿孔，以彩絲葺其底，如冠頭纓，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命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瘡，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瘡，莫我敢當。』

注，師古曰：『今往往土中有玉剛卯者』。

照此來看，剛卯除玉質而外，還有金質和木質兩類，其木質是用桃木來做的。在居延發現漢簡之中，就有兩個木製剛卯（不知是否桃木，因為還未請森林學專家鑑定）。骨董店中未曾見過木質剛卯，當由玉質比較值錢而木質不值錢，因已未能到收藏家之手。

用玉或桃木來做剛卯，當然因為玉及桃木都被相信具有靈異的性質，也就是有『厭勝』的功用。關於玉，至少有以下的記載，是屬於玉的靈異性的。

周禮天官下：『玉府掌玉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玉之服玉，佩珠玉，齋則共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可禦水寒』）

禮記檀弓篇：『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

禮記玉藻篇：『君子比德於玉焉……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

左傳昭公十七年：『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畢玉瓚，鄭必不火。』

太平御覽八〇四引禮含文嘉：『玉石得宜，則太白常明。』

太平御覽八〇四引禮稽命徵：『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白玉焉。』

太平御覽八〇四引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

太平御覽八〇四引春秋演孔圖：『孔子論經，有烏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為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

太平御覽八〇四引孝經援神契：『神靈液百寶用，則玉有瑛。』

韓詩外傳：『良玉度尺，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

山海經二，西山經：『稷澤……玉膏之所出……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太平御覽八〇四引胡綜別傳：『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緣處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

在這裏可以看得出來，玉是一種重要的寶物，因爲高出一切凡品，具有通神明的功用。也就可以禦不祥，而剛卯由佩玉變來，但一種鎮驚禦邪的信念，不僅保持著，而且發展下去，更刻上了抵禦疫氣一類的文字。

剛卯用桃木來做，也是爲著辟邪的功用的。桃木本爲中國的特產。在詩經中的桃是莊嚴美麗的，例如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桃夭，后妃之德也』

又召南，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這都是稱讚或者比擬桃花的莊重及美麗的一方面。所謂『輕薄桃花』乃唐人以後的設想，與此原不相關。但從別一方面來說，桃花及桃樹却有其神秘性。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山海經說：

東海中有度朔山，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所（所字據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補）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韋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而立桃梗於門上，畫鬱壘持韋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

此則不見於今山海經。當是今本有脫漏，王充論衡訂鬼及應劭風俗通亦均言及此事，當爲漢以前舊說，此外在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中，還有許多舊的材料，涉及桃木的神秘性，所以剛卯也會用桃木來做。

除去玉和桃木以外，剛卯也會用金，犀角，象牙來做，這當然取其質料的珍貴，在珍貴之中，也就含著了厭勝辟邪的功用。

剛卯的形式大都是四方長條形，中有一個通心穿，據陳大年的：『剛卯嚴卯考』

(說文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出版)，和那志良的：『剛卯』（大陸雜誌第十一卷第十一期，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出版），都說除去四方形的以外還有六方形的，可見形製不限於四方形。再就尺寸大小來說，據漢書王莽傳，顏師古注引服虔曰：『長三寸，廣一寸四分，』又引晉灼曰：『長一寸，廣五分』，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續漢書輿服志，則稱爲：『長寸二分，廣六分』，和服虔說及晉灼說也都不一樣。吳大澂古玉圖錄說：『大澂見古剛卯，從無三寸長一尺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爲長』，但說文『𠄎』字下云：『𠄎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攴亥聲，』又『改』字下云『𠄎改，大剛卯，從支己聲』。史游急就篇：『射魃辟邪除羣凶』，顏師古注：『射魃，大剛卯也；一名𠄎改，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彩絲，用繫臂焉。』這幾條既然說『大剛卯』，那就也必然有小剛卯。古物的有無，不能專以目見的爲有，其未曾見到的，就指爲沒有。陳經求古精舍金石圖說：『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爲注，而小顏只據目見妄以服說爲是，陋矣』。這種意見是比較上對的。

四、剛卯的文字

剛卯是兩卯成對的，兩卯的字數差不多，其一爲三十四字（有些剛卯將『正月剛卯既央』句中的『既央』二字省去，就成爲三十二字），另一個爲三十二字。兩個剛卯，就成爲一組，當然，漢代人也許會單用其中的一個，不過在原則上是成對的，因此就不可以把兩個剛卯認爲完全不同的兩種。

關於剛卯的考訂，以瞿中溶的奕載堂古玉圖錄爲最好，最近那志良的『剛卯』一文也很謹慎。陳大年的剛卯嚴卯考較多無中生有的臆斷。陳氏對於古玉，見聞上廣博，這是不錯的，不過考訂之事，不可以只憑見聞廣博，就可以隨意揣測。陳氏有若干地方，有意來出新奇的意見，而錯誤也就在這新奇的地方。

『正月剛卯』的卯字漢書及續漢志注都認爲『正月卯日作』，這是現存最早的解釋。宋馬永卿嬾真子認爲『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剛卯原出而秦，非始於漢，民間習俗本來不管國姓不國姓的。雖其說不近情理，還有王莽傳一段可以附會上。陳大年之說認爲『正月剛日卯時作，央言卯時既中』便是一個與古無徵而完

全出於揣測之辭。漢人漏刻雖分爲百刻十二時，却只用夜半，平旦，雞鳴等名稱，從無子時丑時等號，而且也只說上水幾刻下水幾刻，亦無所謂『中』與不『中』。（見居延漢簡考釋下），所謂『中』或『央』者，專指日中或日央之稱，不是用在『時』或『刻』上。所以用正月的卯日，因爲正月爲一歲之始，而卯日在正月（秦代雖然以十月爲歲首，但十月仍稱十月，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按建除家之法，（見淮南子天文篇），正月卯日當爲『除』日。除有除災害之義（王莽傳『戊辰直定』則利用定國之義），和驅除疫癘，正相符合。至於與劉氏的『卯金刀』相符，不過偶然的事罷了。

其次關於『靈受四方』，此處之受明言『四方』，而其下又有『既觚既方』一語，則受刀指受之稜角，並非指『受書』而言。據說文云之『受，以杖殊人也，周禮，受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則受爲有觚稜之杖，以示威嚴的。詩衛風云：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音沐，誰適爲容？

很清楚的，這是一首戀詩，作者是一個女子，所戀想的『伯』（某一家的長子），正是一個執殳的英雄，不說他的姿容，而姿容自可想見。這也是壯士和殳，同爲代表威嚴的一個舉例。論語：『觚不觚，觚哉觚哉』，注家皆以觚失觚稜，以喻王室之失政，實亦以觚稜指威嚴。漢代凡『方』，『稜』，『嚴』皆有威義，故翟方進字子威，馬嚴字威卿，馬稜的伯威，皆見兩漢書本傳。所以剛卯中的『剛』，『嚴』，『觚』，『方』，皆是威嚴的同義字，而殳和剛卯，同具稜角，亦皆所以代表威嚴。也就是剛卯上的稜角乃剛卯上應有之義，倘無稜角，也就不成其爲剛卯了。

因此『剛卯』和『嚴卯』也就是同義的形，並無區別。自然不應當揣度成『剛卯』爲『強劉』，『嚴卯』爲『禳劉』，勉強把同義的字分而爲二。這一點那志良先生也如此主張，也就不必多爲發揮了。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四色中獨無黑色。其無黑色，可能和秦人所祀的帝有關，漢書郊祀志云：

平王東徙雒陽，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祀白帝。……（高帝）二年冬，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神也。對曰

『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帝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曰北時。

赤青白黃爲秦時上帝，剛卯用此四字，當是襲用秦時之舊。至於爲什麼只有四帝，那在漢時已經『莫知其說』，現在除去認爲秦人信仰，和五行說可能有若干不同之外，也不能作更多的解釋。

居延漢簡中有兩個剛卯，其文爲

(1) 若一心堅明

安上去外英

長示六□ (甲面)

□□□□

則□□□

□□□明 (乙面)

□書□亡

□□□章

□□□□ (丙面)

五鳳四年

□□□□

□□丞光 (丁面)

此剛卯長一生的半，寬一生的

(2) 正月剛卯既央

靈爰四方 (甲面)

赤青白黃

四色賦當 (乙面)

帝命祝融

以教夔龍 (丙面)

庶役岡單

莫我敢當 (丁面)

此剛卯長一生的半，寬九米厘

從第一個剛卯看來，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也可另外作其他的文字。

從第二個剛卯看來，其中的文字也常有異同。再以續漢志爲標準，校對玉剛卯和木剛卯其異文計有：

『靈爰』作『靈犀』 (玉剛卯一)

『帝命』作『帝令』 (玉剛卯一)

『夔龍』作『龜龍』 (玉剛卯一、二)

『帝命祝融』作『帝令祝松』 (玉剛卯二)

『是當』作『賦當』 (木剛卯二)

『庶疫剛痺』作『庶役岡單』（木剛卯二）

『帝命夔化』作『帝令蟲化』（玉剛卯三）

『慎爾周伏』作『慎璽固伏』（玉剛卯三）

『庶疫剛痺』作『赤疫剛痺』（玉剛卯三）

都互相有異文。其中除去漢人常夔龍並稱（夔爲木石之怪），夔龍當作夔龍，不當作爲龜龍之外，其餘如祝融作祝松，剛痺作岡單，類皆音近假借，而庶疫作庶役，則釋名『疫役也，言鬼有行役也』，更是音義並通，當然是可以的。此外如瞿中溶的古玉圖錄中載一剛卯『庶疫剛痺』作『疔螻剛痺』，當然是誤字。而陶宗儀的輟耕錄所載：『制日嚴卯，帝令莫忘，日資惟是，赤青白黃』合併兩卯之文爲一剛卯，假如比較木剛卯一之文，則比剛卯對於續漢志之文尙比較接近。所以漢代剛卯的文字，雖然還有一個標準，但其中變化，仍可能千差萬別，就現在所知道來比較，已有不少的相互差異。這一點也可以知道剛卯文字在漢時也不是凡人都能加以解釋，其用途多少有些符籙化了。